



意大利汉学家兰侨蒂： 从传统汉学到现代汉学的承继

意大利汉学常被认为古老又年轻。它的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的马可·波罗播下的汉学种子。16世纪的利玛窦、罗明坚等意大利耶稣会士通过编纂词典、典籍译介、撰述著作等方式让汉学生根发芽，推动了中国知识在欧洲的传播，奠定了意大利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随着17世纪“国王数学家”来华，以及19世纪法兰西学院派的兴起，欧洲汉学研究转移至法国，意大利的汉学研究一度陷入沉寂，该局面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改观，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在意大利汉学由古续今的这个过程中，汉学家兰侨蒂则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胡文婷

超越汉学传统，全面讲述中国

兰侨蒂的求学之路不乏汉学大家，他先后师从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华嘉，以及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及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这些学者或专于语言与文学，或精通历史与哲学，他们对兰侨蒂进行了全面且国际化的学术栽培，为他明晰汉学发展脉络，继承甚至超越汉学传统奠定了学理基础。兰侨蒂十分重视整理汉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他的《意大利汉学：从1945年至今》与白佐良的《1600-1950年的意大利汉学》互为补充，勾勒出意大利汉学的历史进程。

在梳理学术史的同时，兰侨蒂还发表相关文章如《何为汉学？》《汉学研究导论》等来思考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他对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义和有效性进行了有益探索，亦对汉学家展开历时性分析，明确区分了汉学家和“中国爱好者”的不

同。基于汉学研究的范围广度和时间长度，他提出汉学实为对中国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包括语言学、历史、文学、地理、宗教、哲学、科学等内容，而汉学研究者欲展开原创性研究，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技能，还应有专业的方法论和全球化的学术视野。由此，兰侨蒂突破了以往汉学研究的局限，极大拓宽了意大利汉学的发展空间。

兰侨蒂的学术著作和翻译评论百余种，内容涉猎广泛，其中对中国法律、音乐、建筑、考古等的研究，突破了汉学传统中对文学、历史、语言的既有关注，从多个维度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另外，他积极推动《中国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的编纂，为意大利及西方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打开了窗口，也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文本资源。

拓宽文学边界，创新研究方法

兰侨蒂对汉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在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受到传教士汉学的影响，他对《论语》《诗经》《庄子》等中国经典文本或继续翻译或展开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基于专业汉学的转向，开始侧重叙事学的发展，他在《中国文学》中将叙事学作为单独一节进行了论述，探析唐传奇、变文（古代说唱文学体裁）、话本与戏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而在厘清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之外，兰侨蒂还将目光投之于外，考察了中国叙事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具体影响，以及西方叙事文学又如何通过日本翻译传入中国并推动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从而描绘出历史文化交流的多维度脉络。而兰侨蒂对中国文学边界的扩大还表现在对自传体的关注，探索传统文学中尚未被充分重视的领域，他不仅梳理了中国自传文学从最早的以集体与道德为核心的叙述形式向更个人化及反思性的转变路径，

还分析了背后的哲学、佛教等方面的复杂动因。

在研究中国文学过程中，兰侨蒂还积极打破学科的藩篱，探索跨学科及交叉研究的可能性。比如在《中国古文献中的“海”》中，他综合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学科来梳理文本作品中“海”的概念，揭示其文化隐喻特征。另外，兰侨蒂通过深入分析儒家文本中所蕴含的审美原则、特征及演变，来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框架。在他看来，孔子的文学观是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与批评理论的原点，而王充的《论衡》中的“疾虚妄”“务实诚”以及文学的“真美观”和社会功用，都进一步丰富了文学审美内涵，《文心雕龙》则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里程碑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还引入了比较视角以打通中西古今的时空界限，从而对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和文学观念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见解，挖掘出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价值。

搭建学术平台，培养后备力量

兰侨蒂认为，1945年之后的意大利汉学是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因为这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再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的猎奇，而是源自文化和知识需求。在此背景下，意大利传统的三大汉学中心罗马智慧大学、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开始迎来蓬勃发展的阶段，而兰侨蒂先后在这三所大学任职，身体力行地搭建学术平台和培养汉学人才。他担任了《东方与西方》《中国》等期刊主编，发表了关于中国的系列研究成果，使其成为意大利汉学界的主要发声平台。这些期刊不仅关注古代中国，亦回应当下，力求客观、全面地向意大利读者介绍中国。1979年，兰侨蒂创建了意大利汉学协会并担任秘书长，定期组织年会和国际会议展开研讨，希冀欧洲汉学研究可以互通有无，有效促进了汉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兰侨蒂一直认为语言是认识他国文化的基础，曾呼吁在高中推广汉语并参与《汉意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该词典于2008年出版发行，至今仍是意大利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书。在他的热情号召和谆谆教诲下，一批批年轻人投身汉学研究，甚至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威尼斯学派。这些新生代在掌握汉语知识的同时，不断创新研究中国的新视角和新方法，逐渐成长为意大利当代汉学的中坚力量，比如萨巴蒂尼和李集雅等知名汉学家。

兰侨蒂既是意大利传统汉学的接力者，也是意大利现代汉学的开拓者，多年来通过汉学研究坚持不懈将中国全面介绍给意大利读者。他的笔触既有传统中国的厚重，亦有当代中国的活力，使得东西两大文明古国互识互动互鉴的历史更好延续。

据《学习时报》

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1919年5月，陈嘉庚回到家乡筹办厦门大学。在筹办演讲中，陈嘉庚申明此举“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麻祯”，并当场宣布：认捐百万元洋银作为厦大的筹办费用，另有经常费用300万元洋银，分12年付完。总捐资为400万元洋银。

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厦门大学于1921年2月开始招考。陈嘉庚提出，招生“不限省界，凡我中华国民，均一体待遇”。当年，

厦门大学招收首届新生98名。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暂借集美中学举行开校仪式，3000多名福建各界代表和厦大师生参加大会，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也应邀出席。师生齐唱厦门大学校歌：“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谁坎（与）普渡驾慈航？吁嗟乎，南方之强！”

陈嘉庚亲自勘察厦门地势，选择沉寂已久的郑成功练兵演武场作为校址，并将校舍的开工仪式定在5月9日。陈嘉庚为厦门大学制定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希望它“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颀颀”，成为“为吾国放一异彩”的南方之强学府。为此，他高薪聘请林语堂、鲁迅、顾颉刚、陈万里等一批知名学者到校任教。

1932年，陈嘉庚的实体经营遭遇困难。他不得不卖掉1万英亩橡胶园和三幢豪华大厦，用于支付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当时有财团向陈嘉庚提出，只要他丢掉办学的包袱，就为陈氏企业注入急需的资金。陈嘉庚断然拒绝：“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定居的陈嘉庚主持了厦门大学扩建工程，兴建了面朝大海的建南楼群。他说：“要让万吨、十万吨的国内外轮船从东海一进入厦门时，就能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

如今，在厦门大学群贤楼前的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陈嘉庚雕像。
王剑 据《人民政协报》

臧克家助办农民诗会

1990年9月，常州要办个农民诗会，他们找到了86岁高龄的臧克家。交谈中，臧克家有感而发，写下诗句：

必达宏标远，兼关不计程。

双肩千石重，白发万根轻。

他握着家乡人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我自己的感情抒发，也是对你们，对所有同道者的鼓励与鞭策。”

为了让诗会办得有声有色，臧克家不顾高龄，鼎力相助。那几天，他忙得不亦乐乎，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条子一张又一张地写，冯至、季羡林、贺敬之等诗坛前辈，李小雨、梅绍静等新锐诗人，都被他纳入“助力名单”。每一次通话、每一张字条，都饱含着他对于乡土诗发展的殷切期望。

诗会举办前夕，臧克家因身体抱恙无法亲临现场，但他的牵挂从未缺席。一首质朴的贺诗：

我本泥土的人，

爱唱泥土的歌。

欣闻诗会乡下开，

不去心里也快乐！

道尽了他对乡土的深情。他还请人带去贺词，字字句句满是祝福与期许。

1990年10月17日至20日，“中国常州青龙诗会”在青龙乡顺利举行。当臧克家的贺诗贺词在会场宣读时，全场掌声雷动。这掌声，是对臧克家无私奉献的敬意，更是对他始终心系乡土文化、坚守诗歌初心的礼赞。

刘兴尧 据《人民政协报》